

和父亲一起打工的日子

◎ 王红波

父亲是做建筑的，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便和几个同乡外出学习木工手艺。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在临近古稀之年，他从一家私营建筑公司项目经理岗位上退了下来。

一生干一件事，进一家门，跟一个老板。

父亲在公司里主要负责项目施工。县城和市里近些年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多半有他的付出和汗水。父亲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但拿起图纸的时候，丝毫不逊色于科班出身的建筑工程师。

有一年春节返乡探亲，父子两多年未见。晚上，母亲在厨房里弄几道最拿手，也是我最爱吃的家乡味道，“去，和你爸喝两盅”，那晚和父亲促膝长谈至凌晨两点。母亲怕父亲身体吃不消，过来劝我们睡觉，这才作罢。

第二天，同村几个发小听说我回来了，纷纷到家里作客。父亲很是开心，母亲忙前忙后，端茶递水。说是发小，其中一个堂哥，二伯父长子，另外两个不属于同一宗族，但在一个村民小组。我们四个年龄相仿，掐指算来，大家均已近中年。

中午时分，母亲张罗了一桌饭菜，饭桌不大，但已是满满当当。古稀之年的父亲，身体还算硬朗。席间，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父亲闲下来以后，因长久落寞在精神上因晚辈到来而产生的暂时欢娱。父亲平常和我交流最多的还是他在建筑行业里面几十年如一日的酸甜苦辣，尽管我听过很多次，但还是喜欢看他眉宇间，不经意流出的丝丝骄傲与自豪。那天中午，我们四个给父亲频频敬酒，他总能一饮而尽。在谈笑风生间，我看到父亲额头被岁月深深刻进去的皱纹。

记得读初中时，每次放暑假，我、堂哥和另外两个发小在各自父母的动员下，一起约定到父亲工地打工。那时父亲是工地木工班班长，负责楼宇木质门窗加工制作。经父亲介绍，我被安排在泥水班当小工，堂哥在油漆班，其他两个发小在钢筋班，加工制作混凝土里面钳入的钢结构。

还在读初中的我们十二、三岁，身心还很稚嫩，建筑工地嘈杂凌乱的环境，劳累的体力活，加上烈日炎炎，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

我在泥水班当小工，就是负责给“匠人”师傅铲泥灰递砖块。师傅手脚麻利，手艺熟练，我要不停弯腰、起立、伸手。成年人小工一次可以用砖夹子提起五块方砖，而我只能搬起两至三块。师傅和父亲是工友，关系很是要好，对我照顾有加。当我体力不支来不及“供货”时，他就点起一支香烟抽了起来，笑咪咪的看着我，从不催促，这让我从内心消除了阵阵紧张感。

中午十二点开饭，工地为工友们办了食堂。食堂简陋，在现在看来可以用破败不堪来形容。围墙是拆下来的旧砖垒起来的，甚至不用考虑笔直挺立，只要不倒即可。顶棚是一张破旧的大铁皮，勉强能挡风遮雨。食堂师傅用来收碗递饭的窗口小的可怜，仅容一只大碗和一只手臂进出。

我一下工就叫堂哥早来到食堂，几个干包工的“匠人”师傅和小工们已早早端着饭碗在食堂外等候。有的蹲在墙角，有的站着抽烟，有的走来走去，大多神情疲惫、两眼无神，看上去头发凌乱，肤色黝黑，掌心铺满了老茧，有的还贴着胶布或创可贴，头发上、衣服上满是建筑粉尘泥水泥灰。

堂哥干的是油漆工，我笑话他手上、脸上、裤腿上到处沾满了油漆。他比我大两岁，读初三，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掸灰的工具，往我身上甩了甩。“你也好不到那里去，哈哈”，堂哥指着我哈哈大笑起来。

午饭是馒头配菜，菜就一种，一般是炒土豆片或者豆角、洋葱，都是市场上比较便宜的时令蔬菜。如果谁碗里正好打到几根肉丝，那就算今天运气比较好的。

我不大懂为什么白面蒸出来的馒头特别发黄。一起蹲在墙角吃饭的工友告诉我，那是因为承包食堂的老板为了掩盖面粉质量不好的问题，碱放得特别重，口味和我们平常做的不大一样。我对这种口味却很是喜欢。可能是尝个新鲜感，每顿都能狼吞虎咽两个馒头，将一碗菜风卷残云。

有一次，因为吃得过快，肚子撑得滚圆，被噎住了，脸涨得通红。突然

抬头，发现父亲正端着一碗汤站在我面前，我问他吃了没，他说早就吃了，因为木工班上午下班晚，所以没和我们一起吃饭。说是汤，其实就是自来水烧开以后，放点盐巴，伙房师傅弄一些菜汤倒进去搅拌一下。后来才知道，父亲所谓的吃过了，实际上是把母亲给他准备的冷馒头，用开水泡了泡，放点盐巴和醋，下肚便是一顿午饭。

午饭以后，仅有 1 个小时休息时间。暑假天气炎热，堂哥机灵，他发现几处比较凉快可以用来午休的好地方带我过去。路上，我们顺手捡了几块工友用来铺在地上搅拌泥灰的木板，拿张报纸盖在脸上，便呼呼大睡起来。等到睡醒，发现工地上已是敲打作响一派忙碌景象。

到了工位，砌墙的匠人师傅已忙了起来。看我过来，没说什么。我很知趣，知道下午上班迟到了，便赶紧用铁锹铲灰，把砖块递给师傅。隐约之中，我想起刚才睡醒时，原本身上盖着的报纸变成了毛毯。毛毯是绿色的，和家里原先那条很像。

整个初、高中的暑假，我都和父亲一起在工地做工，各干各的活，各做各的事。父亲很少言语，很少在上班时间去我干活的地方看我。从小在家里，父亲就教我要像个男子汉，在家可以依靠父母，但出门在外，就只有靠自己了。我骨子里很犟，或许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懵懵懂懂之中觉得自己已长大成人，可以独立行走于天地之间。

有一次在给师傅递砖块时没有拿稳掉了下来，正好砸中右脚，我疼得呲牙咧嘴，但强忍剧痛，终究没哭出声来。匠人师傅急忙停下手中的活计，从脚手架上下来，看我伤势，查看是否伤到筋骨，还好只是肿起来了，皮肉之痛。师傅安排我坐在边上休息，他继续忙碌着。痛感消失之后，我自己试着站了起来，走了几步，觉得没啥大碍，继续干活。这次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坚强的种子，为我以后走好军旅生涯做了前奏。

一天下午下班以后，我想起了父亲，想看看父亲在做什么。通过匠人师傅我打听到木工班所处位置，便叫上堂哥一起走了过去。

我们来到一处废旧厂房，还未进门，便听到电锯子刺耳的锯木声。站在门口，厂房里大约有七、八个木工师傅，正在紧张忙碌着。我一眼便认出了父亲，只见他耳朵上插着木工铅笔，手里拿着墨斗，正在和另外一名师傅给木材划线。

听父亲说，他从 16 岁起就开始学习木工手艺。小时候，在家里我见识过父亲做木器活的“绝活”。他可以不用画线，用手工锯子锯出圆盘状，使用凿子给门窗打铆，尺寸分毫不差，给家里做的小板凳等家具十分精致。有些邻居家里有一些多余木料，请父亲打制家具，父亲很是乐意，从不收取费用。

父亲看到我和堂哥来了，感到一阵惊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工友们大多认识我和堂哥，纷纷叫嚷着：“王师，你儿和你侄儿来了。”看得出来，父亲和工友们关系处得很好。

那天晚上，父亲带着我和堂哥，还有另个两个在钢筋班做活的发小，到县城美美地逛了一圈。上世纪九十年代家乡的县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算发达，房屋低矮，街道狭窄，各种商贩沿街道两边随意摆摊，人流量大的菜市场、汽车站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是常有之事。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话很少，小时候因为淘气，妈妈用鞭子抽我，他看到也不管不问。但那天，父亲却一反常态，一路都在说话。

在菜市场，父亲让我们仔细观察卖菜大叔大妈的辛劳。一位大约七十多岁的老奶奶由于没有指定摊位，坐在菜市场门口，卖自家种的韭菜，剩下最后两三斤。父亲见天色已晚，全部买了下来，好让老人家早点收摊回家。在汽车站，我们站在吵吵嚷嚷的人群里，几个售票员站在车门口，车辆缓缓移动，“宝鸡、宝鸡”，浓重的家乡口音阵阵传来。南来北往行色匆匆的背包客有的奔跑，有的悠闲，有的拿张报纸铺在下面躺在候车厅空档处。

父亲对我们谈起了他当年去安康打工时的情景。家里当时连个像样的皮箱或者袋子都没有，妈妈找来一条麻绳，为父亲把铺盖卷捆扎了一下，便送他远行了。那晚，父亲带着我们吃家乡最有名的小吃，烧饼我一口气吃了两个，凉皮吃了一盘，喝了一碗醪糟。我们吃，父亲坐在边上笑眯眯地看着。我让父亲一起吃，他说不饿。岁月总能让人明白点什么，长大成人后，我的心里塞满了阵阵酸楚。

假期打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对我来说，当时已成为人生必修课，是那个年龄段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读高三了，要准备高考。暑假期间，父亲劝我专心读书，我没有答应。在父亲已经转场的工地上，我一个人继续跟随父亲，白天做工，晚上在工棚里，当工友们呼呼大睡的时起来复习功课。

大学毕业时，当同学们拿着简历到人才市场求职，为工作岗位、薪酬待

遇纠结不安时，我内心平静。大一军训时，军训教官顶着日头，喊哑了嗓子，磨破了嘴皮，对我心灵再一次产生震撼。回忆起和父亲当年一起打工的日子，吃苦与耐劳，倔强的生命里的必备的两颗“种子”或许早已在我内心生了根发了芽。后来，我毅然选择了军旅。当征求父亲意见时，他淡淡的一句，自己的路自己走，选好了就要一直走下去。

岁月总在慢慢流淌，风干了日子，有些记忆如金子般沉淀下来。堂哥后来考上一所师范院校，成为一名教师，如今，已十几年手执教鞭教书育人。两个发小，一个做起了钢材生意，凭借诚信与吃苦，成为人生赢家，另外一个技术院校毕业后，到一家机械加工厂，从普通工人做起，现在已成为部门主管。而我从部队转业后，在生活的洗礼中默默坚守、继续前行。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父亲也是。当我完全读懂的时候，父亲已满头白发，而我已是中年。席间，我慢慢发现，父亲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还是当年和他一起打工的日子。